

【一色 x 雪乃】祭りの後～ふたりの時間～（祭典后～两人的时 暗黑界的暗铁龙

【一色 x 雪乃】祭りの後～ふたりの時間～

（祭典后～两人的时间）

与学生会的成员一道收拾完会议室，已经是晚上八点三十分。

剩下的工作就是把这次舞会的总结材料整理一下、添个尾巴，然后交给平冢老师。

可以使唤的劳动力已经没有继续待下去的必要了，就算留他们下来也只能看两个小屁孩眉来眼去。

我一边这么想着，一边笑着把副会长和书记请了出去。

嗯？话说他们走的时候看上去居然还很高兴的样子，一点不觉得他们很累嘛。真的有好好工作吗？

一定没有好好工作吧？给我好好工作啊！等他们以后感情更好一点，就炒掉副会长吧。

关上门，听着多余的脚步声一点点远去。

转过身，雪乃学姐依然旁若无人地坐在电脑前，一手扶着镜框，一手捏着鼠标，紧盯着电脑上的文档——

那双眼眸，如同即将燃尽的烛火一般，反射着干枯而无神的光亮。

从刚才跟着学长出去以后、独自回来的时候开始，她便一直是这副模样。

一味地沉浸、忘我地投入，像是要把除了工作以外的事情全部遗忘一样。

“雪乃前辈，很累的话今晚还是先回去休息吧。这些事情我一个人做也可以。”

她的侧脸在灯光下显得精致而又苍白，微微泛红而略显湿润的眼角如同勾勒着内心悲伤的形状，分明地将那恍惚不定而又故作坚强的心思写在了脸上。

她听了我的话，有些意外地朝我笑了笑。

“没关系的……我会好好结束掉的。”

无论是工作上的事，还是他们的事，我都是拗不过的。

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坐在侧面的位置上，将摆在桌边的文件一套套摊开、然后分类。

但其实，我只是毫无意义地拿起了一份又一份文件，放在了原本不属于它们的地方。

他还有她，总是把一些事情想得太过复杂，以至于把一些原本可以说明白的东西说得谁都不明白。

然后，即使发现了这样的事实又不肯更改，还自己骗自己说什么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答案。

最后，谁都不在自己原本想要的位置上。

好麻烦。

完全搞不明白。

我一边重复着手头机械性的动作，一边悄悄地朝雪乃前辈的方向瞥了一眼。

她的眼睛微微地眯着，垂落的黑发在额前投下稀疏的暗影，让那张原本就显得脆弱的娇颜更显出疲惫的神色。

不想让她注意到我的目光，将视线缓缓上移。会议室墙上的时钟，在夜色中转出滴答的响动。

其实，与她相处的时间，真的算不上有多长。

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她就像现在这样，坐在靠窗的地方，精致得令人不忍侧目的脸上蒙着重重叠叠的心事。

那时，我对她的印象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。

高贵、优异、冷峻、处事干练、成熟稳重、无所不能。

——其实，并不是这样的呢。

风撩动了窗外的枝杈，吹来一阵渐行渐远的回忆。

忍着泪水从那间教室夺门而出的场景……

在飘满了巧克力香气的房间里、那种不知所措的目光……

还有在房门掩上的瞬间、泫然欲泣的神情……

她呀，并不是那么坚强的女孩啊。

思绪流转，回过神来，却感到房间里异常的安静。

没有敲打键盘的声响。

目光沉下。

她靠着椅背，头歪向一边，妩媚的长发一丝一缕地遮掩着宁静而疲累的睡颜。

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还没来得及取下。也许，是在斟酌文案的时候不小心睡着了。

长夜已深。

窸窣的风鸣，指针的声响，还有透着清香似的、微不可闻的呼吸。

白皙的脖颈，披着柔滑的青丝。

柔软的嘴唇细细地张开，泛着水润而摄人心魄的光泽。

如同深埋在雪下若隐若现的红梅，朦胧着湿润而娇羞的轻纱。

脸颊有些发烫。

仿佛一个遥远的脚步声，就会打散眼前的画。

我慢慢地蜷起身子，把座椅挪开。

踌躇着，忐忑着，却又无法自制地、朝她的身边走去。

真的变了呢。

变得偶尔不那么冷静、自制、稳重、强大。

变得会将自己那么柔软的一面，如此不加掩饰地暴露在别人的面前。

变得像一个怯懦得连哭泣都不敢出声的少女，把自己扭曲成这样坚强而又悲伤的模样。

确实曾有那么一瞬间的幻灭。

——可那又如何呢？

「别小瞧我了。」

不是那个完美无瑕的你。

不是那个永远走在前面的你。

不是那个看起来比谁都坚强的你。

是迎风伫立的幻影背后，那个蜷缩着、胆怯着、偷偷哭泣着、连双手都不知何处安放的你。

我蹲下身子，从下往上，仰望着她的睡脸。

太近太近。

撩人的鼻息，萦绕的香气——

还有毫无防备、娇嫩欲滴的朱唇。

「总是一本正经、还这么死脑筋……

明明这么漂亮、成绩又这么好……

明明很关心别人、嘴上却一个字也不说……

比任何人都可靠……让人找不到插手的余地……

什么事都做得得到……

却只有在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，会变得这么笨拙……

真是个傻瓜……

你这样，不就更容易勾起让人捉弄一下的心思吗——」

慢慢抬起的唇，不知在中途停下了几次。

变成一个患得患失的……

变成一个在无人的角落哭泣的……

变成一个如高窗下的戏子般的……

也没关系。

唇与唇之间的距离，从来没有这么近。

睁不开眼睛。

喉头干涩得发不出声响。

心在刺痛。

能清晰地听见彼此的呼吸——

可终于没有重叠的时刻。

我低下头，然后轻轻站起，退开一个不会被察觉的距离。

「我，也想要真物啊……」

————END————

